

追寻


中国文化之魂

——众说《荒原问道》

主 编：陈思和

副主编：姚海涛 杨 华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文化之魂

——众说《荒原问道》

主 编：陈思和

副主编：姚海涛 杨 华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之魂：众说《荒原问道》 / 陈思和主编.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8

ISBN 978-7-5192-0154-8

I . ①中… II . ①陈… III . ①长篇小说—小说评论—
中国—当代 IV . ①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295 号

中国文化之魂——众说《荒原问道》

责任编辑 宋 焱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 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46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92-0154-8/I·038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荒原问道》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很多问题·····	李敬泽 /001
知识分子主题的新开掘	
——评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雷 达 /003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道隐喻	
——评徐兆寿的《荒原问道》·····	陈晓明 /007
《荒原问道》的三个关键词·····	朱大可 /015
当代学人的命运叩询	
——读徐兆寿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白 烨 /018
“道”在天地间	
——评徐兆寿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孟繁华 /021
天国在荒原中	
——徐兆寿《荒原问道》评论·····	邱华栋 /023

重返启蒙与真理的故乡

- 《荒原问道》的意义追寻 李朝东 /027

物质主义时代的叫魂式写作

- 读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杨光祖 /031

对知识分子尊严的呼唤

- 关于长篇小说《荒原问道》中的知识分子 周清叶 牛学智 /034

爱的诗学与精神的寻踪

- 评徐兆寿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韩 伟 /039

纷纭而出的一条远去的路

- 《荒原问道》的个人印象 王元忠 /046

徐兆寿：一个抒情者的悖论..... 唐翰存 /051

我是一个流浪者，既不是大地，也不是城市

- 从《荒原问道》里读出来的三个关键词 刚杰·索木东 /055

关于“自己的根基”的文学思考

- 读徐兆寿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侯 川 /057

茫茫荒漠中的执着天问

- 评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周仲谋 /064

物质的荒原，还是精神的高原

- 评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杨天豪 /067

一位西部知识分子的“荒原问道”之旅

——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徐兆寿 郑士波 /077

隔代的呼应

——“好问先生”形象的三重变奏 乔焕斌 /087

读《荒原问道》有感 雪 尘 /094

人到中年的体悟与文学书写主题的变迁

——评徐兆寿先生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姚康康 /096

面对荒原，问道在何方 张 枫 /100

一个 90 后的问道求索

——《荒原问道》读书笔记 林 恒 /104

一场源自荒原的视觉狂欢

——评徐兆寿新作《荒原问道》 吴婧雯 /109

《荒原问道》中国作协研讨会纪要

.....
李敬泽 梁鸿鹰 张 陵 雷 达 贺绍俊 白 烨 程光炜 邱华栋 陈福民
施战军 彭学明 何向阳 李建军 徐忠志 李东华 肖惊鸿 叶 舟 杨晓华
王德祥 纳 杨 岳 雯 徐兆寿 /114

知识分子的精神大书

——《荒原问道》北京大学研讨会

.....
陈晓明 丛治辰 邵燕君 孙海燕 张 凡 范芊婀 陈彦瑾 漆永祥 陈 思
龚自强 陈新榜 徐兆寿 /147

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研讨会

.....
陈晓明 吴义勤 栾梅健 郜元宝 张新颖 杨 扬 李国平 杨剑龙 王光东
张学昕 王宏图 金 理 朱小如 张定浩 王德祥 徐兆寿 /175

我们已然面临文化的荒原

——徐兆寿、朱大可等在上海书展上的对话

.....朱大可 郭晓林 陈瑞瓶 郝 迪 /199

徐兆寿的转型之作

——《荒原问道》西北师范大学研讨会

.....
彭金山 朱卫国 马步升 杨光祖 王为群 韩 伟 唐翰存 王德祥 孙 强
聂中民 /206

甘肃文联研讨《荒原问道》纪要

.....高 凯 叶 舟 弋 舟 马步升 王登渤 邵振国 张存学 /208

后 记 /218

《荒原问道》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很多问题

李敬泽

平心而论，《荒原问道》不是一本读起来让人很快乐、很舒服的书。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也许是由于我们作为读者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既是阅读也是反思。这样饱满的有重量的一部书，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我们当代以来关于知识分子叙事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它回应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很多命题，构成了很充分的对话空间，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它还开启了一些新的主题、新的方向，拓展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

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存在是有很多问题要深思的，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话语严重的自我封闭。我常常感到今天有些知识分子生活在空中，生活在云里雾里，生活在自己话语的运行中，不向真实的经验敞开，甚至也不向自己的真实境遇敞开，是自我运转，且有些沾沾自喜。知识分子赋予自己各种正当感，包括伦理的、道德的正当感，使这种运转构成了一种奇观。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浪漫化，是知识分子写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书中的 80 年代皆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下简称 80 年代）以来，逐渐演进到现在的一种封闭退化。我觉得，知识分子需要历史理性，需要真正有力量地去面对历史，也需要真正有力量地去面对当下，思考现存世界是怎么真正运行着的，思考人是怎么活着的。在微信上，我常常听到一些知识分子发言，感觉他们对人是怎么活着的毫不关心，对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也毫无好奇，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什么是真理了。这样一群自以为真理在握，实对话语利益感兴趣的群体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在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问题。

就《荒原问道》来讲，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自我怀疑的精神，那种穿行在历史中，同时也穿行在生活中的荒凉感，那样一种不能安顿的感觉，我觉得是真实的，相比

来讲，一些写作中那种太有把握、太斩钉截铁的感觉是可怕的。我们现在为自己虚构了很多固若金汤的城池，比如我们可以虚构出一个民国，一个简直是空前绝后的美好的民国，这真实吗？我们对得起我们自己的历史理性吗？我们还虚构出了很多东西，而且把它变得固若金汤。如果我们连如此切近的历史都不能够拿出一点历史理性去正视的话，就更不用去说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世界。所以我想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精神、知识都是很重要的，但重要的不是我们抓住这个统，道统也好，文统也好，然后就可以安身立命了。我个人觉得这个统也许在那儿，也许不在那儿，但是它救不了我们，它一点都不能够使我们免于面对苍茫的历史，面对复杂的当下。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精神上的压力，面对复杂的经验，必须要有一种艰苦的、痛苦的认识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荒原问道》是很有意思的。

小说前一部分是对知识分子主题的回应，但在后一部分里，也开启了某种思想上的可能、精神上的可能，所以我看到最后好问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我在荒原上，我也不读什么书了，我开始读人间这本大书，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读懂了人”。当然我也觉得他是过于自信了，何以就能够读懂了人，这是多大的一句话。我不相信他能读懂人，但是我想读人间这本大书是对的，读人间这本大书可能永远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大问题。对于知识分子，读书是我们拿手的，搞精神谱系、知识谱系是我们拿手的，但关键真正考验我们的是愿不愿意和能不能、有没有能力去读人间这本大书，道就在于此。我也喜欢他的这些话，叫作“知识蒙蔽了我的眼睛，思维限制了我探索无限之可能”。知识不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但是怕的就是我们手里拿着知识，但我们只是把知识当成了我们的话语利益，在我们对知识的掌握中，并无求真热情。知识太多，有时候是可以使人的求真意志瘫痪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文人，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向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可以说是不绝如缕，是很重要的脉络，这个脉络发展到现在，我觉得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深入反思、深入探讨的关头。这种反思和探讨，还不仅仅和创作有关，也与知识分子的当下境遇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把这样一本书放在此时此刻，放在当下，去探讨它，恐怕是有着比这本书本身更广泛的、更高端的意义。

（李敬泽：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知识分子主题的新开掘

——评徐兆寿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雷 达

当合上这部大著之后，我就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长出了一口气。在它出版之前，我就在电脑上看过其中的一些片段，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启蒙主义又回来了，但因为是电子版，我没有再看下去。小说出版后，它第一时间就摆在了我的面前，翻了几页，就被其中密集的思考所裹挟，使我不得不掩卷沉思。我再读几页，又是如此。它总是将人带入到那些逝去的荒唐岁月里而难以自拔。很快，这本小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它身上似乎找到了对话的空间，于是在兰州、上海、北京大学都开了研讨会，但我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没有读完它。最近，中国作家协会要开它的研讨会，我才下决心将其一口气读完。不得不说，这是近年来我阅读过的异常厚重的一部小说，也是2014年长篇小说中最有分量的一部。

这部小说就是最近在媒体上被广泛评论的《荒原问道》。它的作者是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徐兆寿。《荒原问道》是徐兆寿的第七部长篇小说。早在12年前，徐兆寿就以一部《非常日记》轰动社会，曾一度引发“非常热潮”，他也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出版了《生于1980》、《非常情爱》、《幻爱》、《非常对话》、《爱与性的秘密》等畅销书。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热潮”和“畅销”，使徐兆寿的小说一直在社会上和校园里流传，并没有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他也被评论者定性为畅销书作家，其作品所涉及的沉重的精神信仰问题始终不被关注。2006年，徐兆寿在出版长篇小说《幻爱》后，就主动地谢绝了出版社的邀约，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不重复自己，如何写出超越自身的作品。时隔8年之久，《荒原问道》终于出版。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徐兆寿自身的一次大转型。他从大学校园开始转向广阔的社会

空间，从描写青年大学生转向描写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从带有浓厚的性意识的情爱叙事转向沉重的精神叙事。

“在远赴希腊之前，我又一次漫游于无穷无尽的荒原之上。我先是去了一趟曾经支教的甘南州迭部县的藏区。那是尚未被开发的地方。一路上，又一次看见亘古的河流，又一次目睹迭山万壑，而巨大的鹰在头顶盘旋。”这样的远景描摹，何尝不是我所去过的西部。甘南、迭部、阿拉善、河西走廊、青海高原、戈壁、沙漠……那么熟悉的山河。双子沟、“文革”、红卫兵、毛泽东逝世、高考、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等……又是多么熟悉的经历。

开始读的时候，它使我们会想起80年代的新启蒙，想到伤痕与反思文学，想到一些著名的文本，特别是主人公夏木的形象与经历，使我想起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等。作者也不是没有受到这种文本的影响和启发，然而进入小说的内部机理，就会发现大量的作者独立的、新鲜的、深刻的体验，而且是站在今天，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信仰、价值和精神追求。作品的意义是面对全民族，是对整个社会精神归属和灵魂安慰的思索。这是它的价值。

为什么说它不是80年代反思文学的重复和简单的刷新，而是其发展、深化呢？因为80年代的文本比较多地局限于政治文化、政治批判，属于政治叙事，过于纠结于政治上的对与错，但是徐兆寿在描写陈十三这个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时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化叙事，而是将人性全面打开。人物的命运、性格不再以简单的政治文化来揭示，而是从人生的复杂、心理的复杂、心灵成长的曲折来反映，甚至不回避性文化的大量介入来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命运，进而在儒释道等各种文化追求中，反思人物的意义、人物的精神价值。这是很不简单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当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受难史，这是它主要的骨架，但是它的背景却十分广阔，从校园到乡村、从荒原到都市、从苦难到异化，广泛地思考生命、时间、生死、幸福、生存、性爱等问题，把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思考融汇到这里，作为一个60后的作家非常不易。它有外在结构，即半个世纪苦难的命运，以夏木为最。背后的事件是我们知道的困难时期、“文革”、思想解放、新启蒙等，写了一个孤独的思想者，精神领袖。值得注意的是，徐兆寿不是人云亦云地去写流放、藏匿、逃亡，比如《牧马人》的模式，而是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社会，那个社会写得非常详细，有很多很多人，包括像王秀秀这么一种畸形的性压抑的女性（王秀秀给我

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还有钟氏三姐妹，这些经验是新的，是以前写知识分子时我们很少看到的。这是一个底层的民间社会。知识分子回到了民间的怀抱，夏木在此疗伤、躲避，求助于劳动者，这是过去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普遍的一个困境，确实是这样。知识分子实在无路可逃的时候，只有到民间底层社会去逃避，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如张贤亮《绿化树》中的章永麟，在马厩里边抱着马头痛哭，这种知识分子的受难是一种外在结构，但徐兆寿《荒原问道》中知识分子的受难不是常见的外在结构，而是有创新、有心灵刷新，还有内在结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心灵史、精神史。

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是陈黄之恋。陈子兴和黄美伦的师生恋在小说中占的篇幅很多，我原以为师生恋在荡气回肠的前半部分就结束了，没想到后来又出现那么多故事，最后还是苦苦纠缠，女主人公死在地震中，成为一个极为动人的华彩章节。陈黄之恋，使我想到了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后来又觉得超过恋母了。我还想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萨皮娜、少年维特、洛丽塔、华伦夫人，中外小说史上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和人物，但是我又觉得徐兆寿写的东西和这些风格都不一样，我认为前一部分写得更好，就是写学校的那部分，非常真实。

小说最值得关注的是荒原意象。作者本身就生活在西部，他写的那些故事都发生在西部，不是硬贴到荒原上面，而是本来就生发出来的荒原中的故事，非常自然。其中九州县、双子沟、兰州、西远大学等等，无不是荒原化的存在，小说后来描写的夏木到学校以后所面临的存在也是一种荒原意象，这就是今天生活中的伦理危机、去精英化。这是新的精神问题，不是老的精神问题，所以我说这部小说是对以往知识分子主题的新的开掘。这是作品比较可贵之处。

面对知识分子叙事，要探讨的问题很多。首先，知识分子的形象写得怎么样，我觉得总体来说，很好。知识分子的形象很难写，历来如此。知识分子形象为什么难写，我也不知道。有模式化、类型化的倾向。过去我们提到的有受难型、封建型、书呆子型、狂放型，好像这些形象都是相对固定的，最熟悉的反倒最不好写，容易形成思维定势。我觉得夏木和陈子兴还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夏木这个人物是否存在某种被动性，是值得思考的。夏木从农场逃出来以后，在农村当了插门女婿，其中他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将知识全部抛开。他就喜欢当羊倌，甚至让他去当教师他也不当，就是一定要当农民，不要当知识分子。这与他后面的精神领袖、传奇色彩、叛逆性、颠覆性的思维，似乎有断裂。夏木不可能在青年时代停止他的思考，知识

分子可能灰心丧气、很痛苦，但是他不可能停止思考。

总体来讲，《荒原问道》是近年来出版的一部在主题上有久违亲切感、意蕴上非常独特、题材上容量很大、反映时代上跨度很大的精神性长篇小说，是一部非常难得的作品，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雷达：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道隐喻

——评徐兆寿的《荒原问道》

陈晓明

我一直在想，当代文学史上，西部尤其是西北为什么一直成为一道耀眼的风景。那么多的大作家都闪耀自那里：王蒙、张贤亮、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承志、昌耀、杨显惠、周涛、刘亮程、红柯、雪漠……那些作家，有一半以上并非土著，而是去“发现”那里，或是被那里“养成”。最重要的是，在那些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身上，有一些当代文学最为重要的品质：沉重、悲壮、高迈、宏大……这是为什么？

在中国史上，西北曾经是汉唐史中举足轻重的“边塞”，皆因为丝绸之路。汉武帝、天马、西域、敦煌、佛教、玄奘……多少传奇都出自那里，汉文化的自信也建立在那里，中国的帝王在那里才被称为天可汗。那时的西北高原，是知识分子跋涉、扬名、求道的场域。西天取经是知识分子为中原心灵向西求法的中国故事，边塞诗则是一阕恢宏的交响史诗。英雄、悲壮、苍凉、牺牲、荣耀、信仰……似乎这些人类伟大的品质皆在那里可以寻觅。虽然自北宋后，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阻塞，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中国的传奇便向东南转移，一直到了现代。然而，自当代开始，西北因为红色政权的建立，重新被激活。西北风一度是中国最为狂热的气象。当然，改革开放之后，西北又显出委顿之象，但是，自延安文艺精神之后被激活的文学则一直呈现出一种蓬勃之象，不断地有重量级的大作品问世，让文坛不时感到错愕。

似乎是，只要出生或来到西北这边苍茫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就会被那历史的气氛所弥漫、所熏染、所感动、所激活。历史上汉唐文明所裹挟着的那种自信、豪放、英雄之气始终在冲击着作家知识分子的心胸，使他们在委顿的现实面前，不断地一次次出发。因此，在我看来，他们的心中，沉积着一种历史的气息，那种悲壮、苦

难、苍茫、豪迈之气，都不时地散发出一些东部作家所少有的美学气息。同时，一些有着更高追寻的知识分子便不断地从西北出发，带着历史的沉重呼吸，向今天的现实发问。张贤亮、昌耀、张承志、陈忠实、贾平凹、雪漠……他们不断地从边缘、荒凉的西北向着加速度行进的整个中国发问，甚至起义。也正是因为如此，西北的文学精神才值得文坛立足仰望、激赏。

带着这样的一种理解，我读懂了徐兆寿的《荒原问道》。也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深知，我不得不说，《荒原问道》不仅继承了西北文学那种苍凉、悲壮、高蹈的美学精神，而且重新开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使西部文学有了新的气象，甚至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美学领域。

徐兆寿生于甘肃凉州，即天马的故乡，后在西北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今天教书于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他早年写诗，后开始写小说，并进行文学、文化、旅游、影视等多方面的研究，可谓涉猎广泛。他长时期地漫游于西北那片苍凉的大地，并跋涉于各种文化的高原，似乎就是为了写出一部他所希冀的西部知识分子小说。这种设想暗含在徐兆寿诸多的诗歌、散文、随笔以及早期的小说中。早在1997年，他就写出一部“极端浪漫主义的抒情长诗”（叶舟语）《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诗评家谢冕先生评论说：“我发现了现在诗中罕见的激情……他那高亢的歌唱，使一切流行和迎合时尚的诗歌都显得渺小和鄙陋。他直逼价值主题，不回避，使一切踟蹰在‘边缘’的诗人都显得卑琐。”2006年，在出版长篇小说《幻爱》时，评论家雷达在“序言”中写道：“徐兆寿的创作属于智性的，带有文化哲学色彩的写作，它与社会学、生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有密切的血缘联系，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他是从弗洛伊德、荣格，或者福柯、杰姆逊等人的理论的某一点的启发下突发灵感的，他的语言擅长精神剖析，层层剥笋一般……徐兆寿是文坛上的一个‘另类’，一个怪才。无论在甘肃作家群里，还是在全国作家群中，都是极其独特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意识到他的不可替代性。”可以看出，从长诗《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到小说《幻爱》，徐兆寿走过了一条从诗歌向小说、从抒情到理性、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型之路。

而在此期间，非常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徐兆寿出版了一部轰动社会的小说《非常日记》，被称为“中国首部大学生性心理小说”。《非常日记》是那一年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他确如雷达先生所说，弗洛伊德、荣格等心理学家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这是一部心理小说，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各种不同凡响，争议很

大。他为了表明自己的写作“正确”，又进一步开始研究性学。2005年，他在大学里“首开性文化课”，成为开风气的青年学者。2006年前后，徐兆寿在性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名头，曾被称为“青年性学领袖”、“青年性学三杰”之一。他出版了好几部这方面的著作。他的博客也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博客之一。他和李银河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性学界的学者。但是，在他自己的意识里，他并不想成为性学专家，他只是想告诉人们他当年写《非常日记》是有很深的理由的。为了这个理由，他跋涉冒险了数年之久。但到2008年之后，徐兆寿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现在中国青年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身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现在中国青年的性问题已经很开放了，不再需要为其鼓与呼，而要做的，恰恰是信仰、伦理、道德的重建。从那时起，他放弃了性学研究，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试图在古老的传统里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道”来。从这一轨迹来看，徐兆寿都是站在时代的病理上来着手写作、研究的，有着前驱的精神。

从2006年之后，徐兆寿没有再出版小说。他埋首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海洋里，孤筏重洋，一去经年。2014年，他捧出了《荒原问道》这部极具知识分子精神的小说。我如此“知人论世”和“深根究底”，并非单单要历数徐兆寿的创作来路，而是出于我对西北作家群精神来路的一种探寻。尽管每个作家都有其自身的精神之路，但生于西部、长于西部、写于西部的徐兆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西部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个案。从他的身上，我们仍然能看到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那些关注现实和为时代命题而赴命的精神。《荒原问道》便是如此。

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广阔的西北地理空间，同样也描绘了两代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的心灵空间。老一代知识分子夏木（即夏好问）早年离开京城远赴西北，任教于西远大学，后被遣送至双子沟。一起到双子沟的彭清扬教授意外死亡，夏木怕再被牵连，只好逃到附近的柳营农场。从此他打消了回到西远大学的期盼，改名夏忠，娶了农场书记的女儿钟秋香为妻，生下三个儿子，彻底做了一个农民。岁月悠悠，乾坤再转，“文革”后夏木又回到西远大学，但他孤傲清高，钻研中医，演绎周易，四书五经、经诗子集无所不通，但述而不作，在西远大学深受学生拥戴，却在职称评定等当今教育评价体系中并不得志。年轻一代的博士陈子兴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成长历程中没有夏好问那样的曲折磨难，也没有夏好问那样的传统文化功底，但是他的成长也是惊心动魄的。他初中时遇到了一位英语老师黄美伦，并深深地爱上了她。黄美伦既是他的恋人，也是他文化精神上的母亲。在黄美伦那里，他意外地受到了

外国文学的教育。但受家人和学校的干预，黄美伦被学校开除，不知去向，陈子兴在自杀未遂后终于活了过来。在后来的大学生活中，作为信仰失落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他的精神生活中经历了理想、信仰、情爱等幻灭的经历。他对北京大都市产生了反感之情，回到西远大学。一个偶然机会他得以与夏木深交，奉其为精神上的导师。不想夏木悄然失踪，遁迹于荒漠之野，或许他是问道于荒原，这对于陈子兴是一个深刻的触动。就在寻找夏木的过程中，他意外地遇到了自己十多年未见的爱人黄美伦。但是，黄美伦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去了上海。陈子兴又考了上海的博士，追到了黄美伦的工作单位。在读博期间，陈子兴与自己的导师一起问道海内外，但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中国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下的殖民存在。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他终于发现，上海与北京一样，甚至整个中国的都市都弥漫着一种荒原景象。他又一次放弃了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回到了西远大学。就在这期间，不仅仅他的两位导师去世，而且他的爱人黄美伦也在地震中殒命。他悲痛欲绝。童年时消逝的好朋友文清远此时出现在他的生命中，文清远已经成为了一位得道高僧，是一位奔赴人类苦难的“菩萨”。经过文清远的点化，陈子兴从悲痛中站起来，去了遥远的希腊。陈子兴去希腊有三层意思，一方面他是去希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实现自己的爱人的梦想；最后也是向西方文化的发源地重新寻找人类文化的出路，仍然是问道。

小说中，徐兆寿不停地借主人公夏好问和陈十三发问：中国文化命运何如？什么是道？什么是伦理？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存在？这也许就是他近年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也是近几十年甚至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问的大问题。因此，这部小说为我们呈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很多终极追问。虽然在过去一些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发问，但是，如此集中发问，《荒原问道》是首部。

小说的前半部是写夏好问因为命运的苦难隐藏到民间的过程，这些书写我们会在张贤亮、杨显惠等人的小说中看到，但后半部分夏好问的书写就显得别具一格。夏好问已经成为大学教师，成为学生们的精神领袖，一度受到学生们的追捧。可是，慢慢地，他与大学生甚至整个时代分离了，越走越远了，甚至最后走到了反面，成为一个大学里的边缘人、流浪者。这种书写超越了目前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书写。夏好问并非与时代完全对抗，相反，他看到了飞速发展的时代下贫瘠的精神处境，看到了知识分子话语狂欢中的信仰缺失，看到了整个人类的不幸，最为重要的是，他无法解决自身的精神信仰问题。于是，这个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曾经的精神导师——要去荒原问道，这是何故？他不是拥有真理吗？他不是曾经大讲特讲吗？为